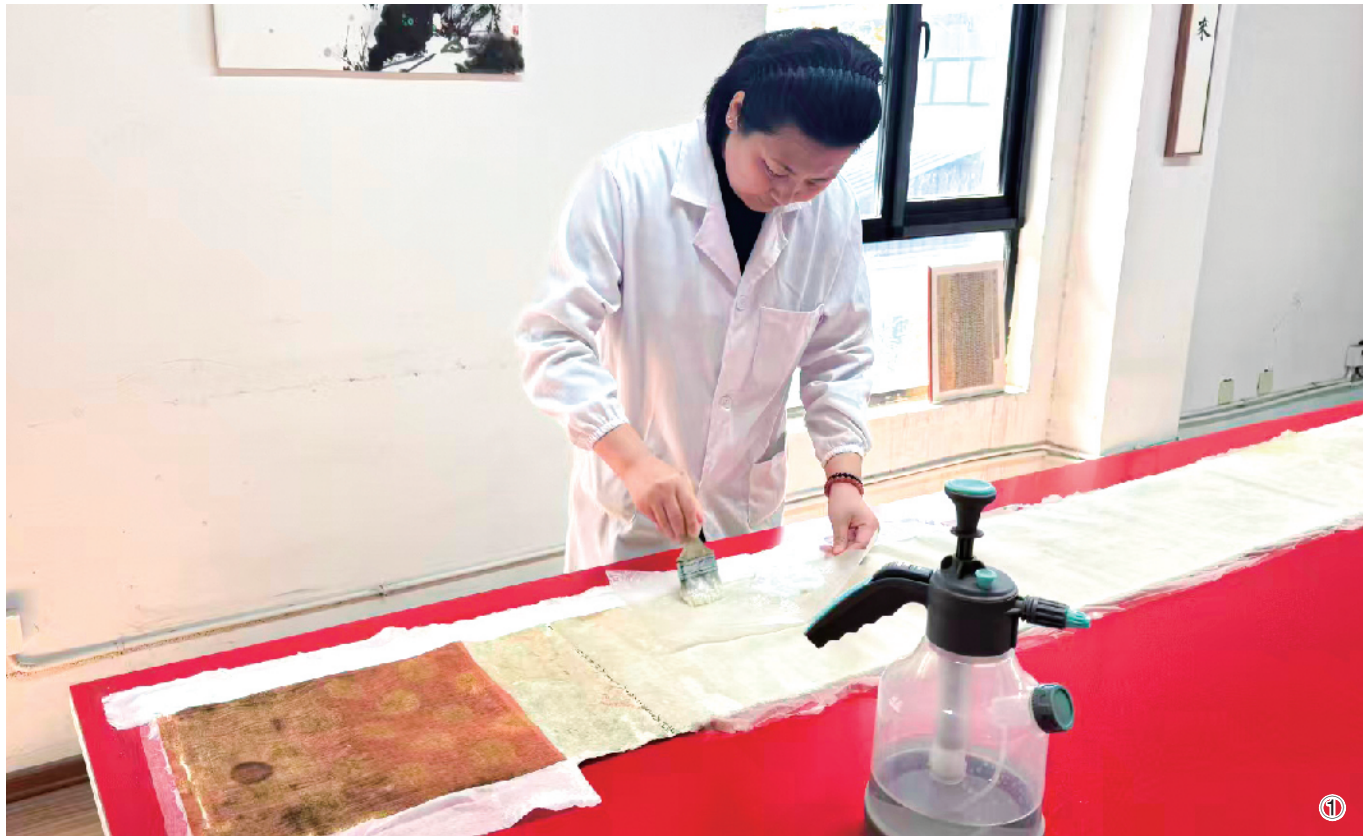


本报记者 孙亚妮

清晨的徐州圣旨博物馆里，游客的脚步声还未响起，科研实验室的灯已经亮了。白炽灯下，一张铺开的圣旨静静躺在工作台上，金线绣纹在灯光中隐约闪烁。厉洪艳俯身其上，指尖轻轻拂过纸绢的边缘，仿佛在触摸一段沉睡的岁月。

她的动作很慢。手中的绢片与破损处反复比对，剪裁、贴合、按压，每一步都带着克制与耐心。“这是上等蚕丝织成的绫锦，要找到同年代、同质地、同光泽的材料，非常难。”厉洪艳轻声说。

半年多来，这样的清晨与夜晚，在她的日常里反复上演。18件虫蛀、水污较重的圣旨，在她的案头渐渐舒展。她像医生，也像倾听者，用双手为历史“问诊”。

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是她的“启蒙老师”

1985年出生的厉洪艳，从小就对书画情有独钟。记忆里，父亲伏案挥毫的身影，是她对笔墨世界最初的启蒙。墨香在家中弥漫，她便在一旁默默观察，纸上苍劲有力的线条，心里却种下了对丹青的向往。

没有系统的训练，却有天然的亲近。学生时代，看到课本里徐悲鸿的奔马，总忍不住一笔一画临摹，笔墨间的气韵，让她心生敬意。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纪录片上映后，修复师在静默中与文物对话的那份从容与专注，深深打动了厉洪艳。“原来守护历史，也可以成为一生的事业。”她第一次认真思考，自己是否也能走上这条路。

自那以后，凡是与文物、书画修复有关的资讯，她都格外留意。相关书籍、报道、讲座，她一一搜集、反复揣摩，心中那颗关于“修复”的种子，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生长。

提到书画装裱，就绕不开江苏丹阳。装裱艺术分苏、扬、京三大流派，苏裱驰名全国，而丹阳正是

苏裱重镇。她听闻当地有师从刘定之先生的装裱师，便决定南下拜师，把好手艺带回徐州。

刘定之，这个名字在业内分量极重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北京故宫、上海文管会所藏法书名画，包括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装裱修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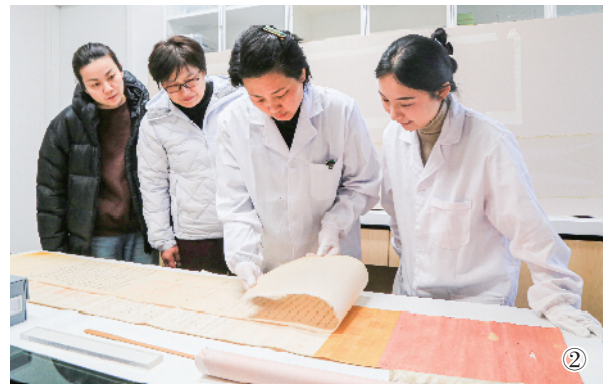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师承，自然门槛不低。

更何况，装裱行业曾有“传男不传女”的旧规。长时间站立、弯腰、伏案，体力与耐力都是考验。“光拜师我就去了4次。”她笑着回忆。一次次被婉拒，她没有退缩，终于，她的执着打动了老师。

最初的一年，厉洪艳几乎只做一件事——临帖。练心，也练耐力。纸上反复落笔，日复一日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。

在丹阳，她见到不少徐州收藏家慕名南下装裱。每每看到这些来自家乡的作品，她心里总有一丝唏嘘：如果这门技艺能在徐州生根，就能让他们不用再如此奔波。

那时，她已经悄悄为未来做了决定。



- ① 用排笔刷在圣旨背面两侧回边处，少许润一遍清水，称为“润边”。
- ② 与工作人员一起对比修复材质。
- ③ 修复包首。
- ④ 制作包首。
- ⑤ 向圣旨博物馆周馆长介绍修复方案。